

(苏) Л·И·諾維科娃 等著

吴盘生 译

中小学集体体育概论



中小学集体 教育学概论

(苏) М·И·诺维科娃 等著

吴盘生 译

刘怡琴 审校

工人出版社

中小学集体教育学概论

[苏]Л·И·诺维科娃等著

吴鼎生 译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定门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承德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4.75 字数: 100000

1988年9月 第1版 1988年9月 承德第1次印刷

印数: 1—11430册

ISBN 7-5008-0224-2/G·15 定价: 1.60元

序 言

杜 殿 坤

《中小学集体教育学概论》(Педагогика КОЛЛЕКТИВА)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苏联出版的第一部关于集体教育的系统的教育学论著。它首先刊载于苏联《教师报》，时间是1984年9月至1985年7月。

本书是当代苏联教育家的集体创作。主编Л·И·诺维科娃，苏联教育科学博士，苏联教育科学院普通教育研究所负责人，当代苏联集体教育的理论权威，与另一名集体教育专家Т·Е·孔尼科娃齐名（见苏联休金娜著《中小学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第60页），目前她正领导着苏联教育科学院的学校集体教育问题实验室，继续从事辛勤的研究工作。

众所周知，自十月革命胜利以来，学校集体教育一直是苏联教育科学领域中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现在，不仅有苏联教育科学院“集体和个性教育心理问题”科学委员会领导的教育科学项目和普通教育研究所学校集体教育问题实验室主持的各种教育实验。而且有数众多的教育理论家和广大的教育实践家在从事广泛的群众性专题研究。他们继承了克鲁普斯卡娅、马卡连柯和苏霍姆林斯基等著名教育家关于集体教育的科学研究成果，对当代学校中学生集体的新问题展开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尤其可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他们已经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

成果，对学校集体教育问题展开了综合的、整体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本书就集中地反映了苏联现代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内关于学校集体教育这一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归纳起来，本书的十二章内容可以综合为六个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一）学生集体的本质特征；（二）集体的活动——学习、劳动和游戏——及其对个性的影响；（三）集体内的交往和人际关系及其对个性发展的作用；（四）集体的自我管理；（五）教师集体；（六）学校集体的环境。通过这六大问题，本书在论述诸如集体教育课题的价值，开展集体教育专题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进行集体教育的要求、方法、途径等诸多方面，发表了相当有益的见解，在建立现代教育学的新分支——集体教育学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本书贯穿一条主线，重视集体教育是教育改革的方向。因为集体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特定概念和独特产物，是净化人们的灵魂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主要途径，是促使个性充分和谐地发展，造就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摇篮，也是减少内耗、提高管理效能，并促进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伟大工具。因而，在社会主义的学校必须给予集体教育以十分重要的席位，以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需要，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倘若学校不重视集体教育，其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的教育就只会停留于口号和形式，开发学生智能的工作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它不仅会抑制学生个性的发展，而且会对社会道德面貌的完善和生产力的发展，直至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完善构成潜在的威胁。这种学校充其量不过是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而已。本书把重视学校集

体教育的问题始终作为苏联“学校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向”看待，可见集体教育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本书面向广大中小学教师和师范院校师生，内容深入浅出，既有较严谨的理论阐述，又掺用散文笔法，并佐以不少实例，因而好读易懂，易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借鉴，对于理论工作者说来，也不失为一本较好的读物。

通览全书，可以这样说：本书从内容、视角到提法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因而值得借鉴。

为了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提高对集体教育的认识和开展集体教育研究的水平，并建立我们自己的集体教育理论体系，了解苏联乃至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自然是不无裨益的。“洋为中用”，这正是介绍这部教育著作的宗旨。

目 录

序 言	杜殿坤
第一章 提出问题	(1)
学校的神秘精神	(2)
模式和创造	(5)
在个性的发源地	(9)
第二章 学校集体	(13)
可作分解的统一体	(16)
成功的公式	(19)
各种方案与特定方法	(22)
第三章 学校中的班集体	(25)
是否需要建设班集体	(25)
全校性集体的基层组织	(27)
对个性的潜移默化	(30)
班集体怎样发展	(32)
第四章 学校的自我管理	(37)
培养积极性和独立性的学校	(38)
体系出成绩	(41)
积极分子是怎样的孩子	(44)
不要害怕变化	(47)
第五章 集体认识活动的方式	(50)
让学习性劳动成为集体劳动	(52)
小组能做些什么	(53)

	集体信赖的角色.....	(57)
	团结班级就是团结学校.....	(59)
第六章	劳动对于集体和个性发展的作用.....	(62)
	自我服务性劳动和公益性劳动.....	(64)
	生产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作用.....	(66)
	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70)
第七章	学校集体的课外生活.....	(73)
	不是一套措施，而是整个体系.....	(74)
	关键性活动.....	(77)
	基于需要.....	(79)
	参加者的积极态度.....	(80)
第八章	学生在集体中的交往.....	(84)
	为什么和怎样交往.....	(86)
	使交往成为美事.....	(90)
第九章	集体游戏的教育可能性.....	(96)
	既是活动，又是方法.....	(97)
	如何引起兴趣.....	(100)
	从六岁到十七岁.....	(102)
	培养积极性的学校.....	(105)
	成人与孩子.....	(106)
第十章	集体中的人际关系及其对个性的影响.....	(109)
	丰富的人际关系在关系的丰富之中....	(110)
	把每个孩子放在心上.....	(112)
	教师控制的教育情境.....	(115)
第十一章	学校的教师集体.....	(121)
	怎样进行自我教育.....	(122)

教师集体和学生集体：互相作用的途径和方式	(126)
教师集体及其同盟者	(128)
第十二章 教育集体的环境	(132)
环境的教育潜力	(133)
何时环境变得具有教育意义	(137)
译后记	(143)

第一章 提出问题

看来，已经产生了疑问：报上刊登的这本书是怎样的书？它为谁而作？由谁撰写？

让我们依次回答。今年（1984年——译者注）夏天形成了这样的想法：我们自己作为《教师报》的科学 研究工作者，应该为读者——教师、教导员、生产技术指导员——为了一切直接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的同志们，系统地阐述关于儿童和青少年教育集体的教育科学研究成果。

教育科学家和教育实践家之间的直接对话是时代的 要求，是学校改革的要求。苏联教育科学院“集体和个性教育心理问题”科学委员会在认真研究了使教育实践家们十分焦虑的问题的所有线索后，制订了定期刊登这本“报上的书”的计划（其周期为每月不少于一次），并着手实行，坚持下去。本书作者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 副部长Л·К·巴利亚斯娜娅、苏联教育科学院院士А·А·博达列夫和Х·Д·利梅茨、教育科学博士Л·И·诺维科娃 和 А·В·穆德里克、校长В·А·卡拉科夫斯基和А·А·扎哈连科等。

第一章的作者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 育部副 部长Л·К·巴利亚斯娜娅，莫斯科第八百二十五中学校 长、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教师、教育科学

副博士B·A·卡拉科夫斯基，教育科学博士、教授、苏联教育科学院普通教育问题研究所学校集体教育问题实验室主任
Л·И·诺维科娃。

学校的神秘精神……

今天使我们感到焦虑的问题似乎也曾使我们的前辈们不安，甚至在真正的集体尚未产生的时候就已如此。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在亚斯诺波尔扬斯基学校工作时就谈到过“神秘的教育学”和“学校精神”，他归根结底给学校对于儿童心灵施加的影响作了鉴定。但怎样激发“学校精神”呢？怎样察觉和衡量它呢？尽管不仅有很多文章还有一系列专题论文阐述了“集体心理气氛”（这不是形成集体的学校精神又是什么呢？），但答案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找到的。

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关于学校集体的问题已为教育科学所研究。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在于学者们的懈怠疏忽，也不是因为他们禀赋低下，而在于认识客体本身的复杂性。

儿童集体！它比成人的任何社会联合体都要复杂。况且，儿童集体是极不稳固的、动摇不定的，它会因年长孩子的加入所产生的影响而变化，也会因教师的作用而改变。甚至会因孩子们的生活和发展的条件所施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飞速前进的时代步伐在儿童集体身上刻下痕迹。但遗憾得很，对儿童集体开展工作的方法却并非总作相应的改变。《教育篇》和《塔上旗》中所描述的马卡连科式的集体与当代的集体相比已经不那么相似了。当然，我们所熟悉的称之为

为沙茨基式集体的一切并非都已过时。

有关学生集体的知识渊源我们可以见诸以往的教育传统。革命前俄罗斯进步教育家（А·Ф·拉祖尔斯基、Н·И·皮罗戈夫、И·Ф·卡普捷列夫、В·П·瓦赫捷列夫、Л·Н·托尔斯泰等）的学术著作中也就包含着儿童集体和学生集体的知识源泉。他们每一位在对同时代的孩子们开展工作时，都按各自的方式尽力洞察“他们内心世界的特性”，理解“为众多孩子所接受的价值和理想”，维护他们体现同志关系的“团体精神”，以“良心法庭”审判破坏学校生活规程的肇事者，并以此与官方扶植的告密相对抗。

二十年代的苏维埃教育家们制定了最为重要的教育原则：在集体中并通过集体进行教育的原则、远景路线原则、平行影响原则、信任和要求相结合的原则……А·С·马卡连科在很多著作中十分明确地阐明了组织社会主义儿童集体的工作法原理，现在我们仍在运用这种工作法。这种培养儿童集体的工作法，经过战后学校实践的检验，由于象 Т·Е·孔尼科娃、В·А·苏霍姆林斯基、Ф·Ф·布留霍韦茨基、С·А·卡拉巴林、Л·С·米哈埃良等教育专家的努力，就变得更为丰富和完善。

但学校不是一成不变的。生活对它不断提出日新月异的、愈益复杂的使命。因为孩子们在变化着，对待他们就必须更加细致巧妙并因人而异。在新的条件下又不断产生关于集体教育的一系列问题，而人们对这些问题却很少研究。

是时候了！让我们重新审视某些习惯了的观念，使它们含义准确化，并将其纳入一定的体系中去。而要解决这项任务，只有采用社会心理学关于儿童的研究成果，吸取应用教

育学的经验，运用社会管理学的理论才能办到。

社会心理学家А·В·彼得洛夫斯基、Л·И·乌曼斯基、Я·Л·科洛缅斯基、И·С·科恩、А·А·博达列夫等的著作，就论述了孩子们相互充实、相互知觉和儿童集体的心理气氛等问题；这些都有助于我们了解集体影响个性的机制。

教育工作法是使儿童在集体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和令人神往的工作法，是使集体的威信在儿童眼里不断提高的工作法。以И·П·伊凡诺夫、Ф·Я·沙皮罗、М·Г·卡扎金娜等为创始人的工作法问世于六十年代。这种工作法已为《雏鹰》的经验所丰富，被共青团和少先队积极分子夏令营的实践所证实。它已深深地扎根于学校生活。凡是采用这种工作法的地方，原先存在的很多矛盾就迎刃而解，因为孩子们兴味盎然，他们体会到自己是学校的主人；创造和游戏成为学校日常生活的有机部分；师生关系中以权威自居的格调消失了，他们之间建立了友好的、同志式的关系。结果很明显，学校内的学生集体（其人数甚至不少，有几百人）完全能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建成，并在孩子们心目中形成自我意识：“我们——是集体”、“我——是学校集体的成员”。

社会管理学理论也是学校儿童集体发展的不容忽视的重要源泉。根据这一理论的最重要的原则（反馈原则、多样化原则、管理和自我管理相统一的原则、控制自我调节过程的原则等），教育理论就可能提高对集体实施领导的效益。

社会发展学说则能帮助我们建立一种依存关系，这就是在对儿童集体实行教育意义上的领导与儿童集体的自我管理及自我组织之间的依存关系。而主要的是，借助于这一理论，

可以更顺利地改变集体的环境，改变正在发挥教育作用的环境。

现在，当我们考虑到集体的渊源时，学校的学生集体在我们眼前呈现出怎样的姿态呢？集体发展的规律性是怎样的呢？集体是如何影响个性的呢？怎样更为有效地组织集体的生活和工作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将尽力在本书中一一回答。

模式和创造

在我国，我们早已习惯把“集体”这个词儿看作如同“学校”、“家庭”、“孩子”那样的极为平常的、司空见惯的词儿。我们已经学会了建立儿童集体（对于经验丰富的教师来说，这是一种专业性技术），并在儿童集体里开展教育工作。集体教育学理论甚至产生了自身的传统……为刻板模式所充塞。

然而，虽然大家都在谈论学生集体，但事实上这种集体已不是那么经常遇见了。有人简单地把学校当作学校集体的同义语，把班级作为班集体的同义语。另有一些教育者不善于组织孩子们参加共同的、充满真诚交往的劳动，而是指望着大呼隆的行动，此时学生们却只是观众和听众，情况好一点的话也只不过是演员，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是积极的组织者。

而对儿童集体开展工作时考虑个性化问题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人们常常只重视：分配任务时，如能尽可能地考虑每个学生的爱好倾向，所有的人似乎就已被组织进集体了。

而教师中很少有人考虑，赋予的任务能否为学生取得同学的某种承认和尊敬提供保证，学生个人的自尊情感是否得到发展。例如，五年级学生认真地检查教室和喷浇窗台上的鲜花，这种日复一日的事务是如何帮助他坚信集体的正确性的呢？它是如何帮助学生以与众不同的个性方式表现自己的呢？少年的公民自我意识一般是如何在学校生活的日常公务中得到发展的呢？而象检查和打扫教室、喷浇鲜花这类任务所起的实际作用又是怎样的呢？

另有一些教师年复一年地从不改变自己同学生的交际风格，他们仿佛没有发现孩子们早已长大。

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个学生同时是几个集体的成员，到处受到影响，这些影响有时是自相矛盾的，在一种场合是良好的，在另一种场合则是糟糕的；在一种场合是受褒奖的，在另一种场合则是受惩罚的。

儿童的首领和辅导员的问题也是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我们正在学校里培养着这种首领和辅导员，这就是共青团和少先队的积极分子。然而，当他们与“外界”发生冲突时，却为什么经常变得无能为力呢？怎么办？

当你有时观察一个因被集体一致批评而显得不知所措的犯错误的孩子时，你会这样思索：集体对个性的影响总是积极的吗？要知道这个淘气鬼在此时的自我感觉已是坏到透顶了，要是有足够的勇气的话，他准会“砰”地一声碰上门，而突然跑开。

教师们企图利用舆论来影响学生时却常常忽视：只有当少年们珍视集体并尊重集体时，这种做法才合适，否则他们和集体之间存在的隔阂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有时，在学校里也出现一种反常的情况。教学班的编制常常是四十到五十人或三到四人（小型学校），而当我们把这类或那类学校的工作计划加以比较时，却很难理会：这是哪类学校的工作计划？这个学校里有多少孩子就读，十五到二十人还是一千人？在人数过多的班级里老师们总是想努力控制全体学生，而寄希望于大呼隆的措施，因而不大能深入地研究孩子们的关系。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已经联合起来的学生小组联系中断、四分五裂。

在小班里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儿的孩子们已经相互了解到如此程度，以致他们相互间的交往已经不能使任何人变得更为充实。光是他们这些人呆在一起就会感到索然无味，这儿需要的是大量输入新生力量。但是，对这种小班学生开展工作却依然是刻板式的老一套。这怎么行呢？怎样从班集体的工作中体现出学校的特殊性呢？

还有另一类例子。当我们谈论“全校学生集体”时，如果所指的学校是千人或千人以上的学校，那这时集体的概念不是变得神乎其神了吗？怎么可能把上千名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团结在一个集体里呢？B·A·苏霍姆林斯基就怀疑这种可能性，表示怀疑的还有很多老师。有些老师虽不怀疑，但就这么平平常常地对班级开展工作，似乎在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学校集体，班级以组织起来的形式参加了全校性活动，这不就完事了！老师有时既不了解这个班的共同想法，也不清楚其他班在这个班中产生作用和地位，因为对这位老师来说重要的只是“自己”班级的成绩。

而学校里争当优秀班级的那种竞赛经常导致何种结果呢？不是促进集体团结，而更多的是导致分裂，因为此时每

一个班只考虑自己的成绩。能否指望在这种条件下成功地建成全校的学生集体呢？未必能。

还有更多的困难在于对A·B·马卡连科提出的全校性集体的理解。在现实中我们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集体（如克拉斯诺达第十二中学，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教师Φ·Φ·布留霍韦茨基当校长的长时期内就建成了这类集体，参与其中的不仅有教师集体、学生集体和家长集体，还有毕业生集体）。怎样使各地都达到这种水平呢？怎样让学生变成教师的小同事呢？怎样让家长和辅导员们变成教师的志同道合者和可靠助手呢？

具备这种才能的人并不很多。大多数人在开展工作、组织孩子们参加活动时注重的是实行监督。其实，共同参与倒是必需的。老师高踞于孩子们之上，而不是与他们平等相处，加上不善于充当孩子们的首领——这些就是在当代学生的眼中教师威信每况愈下的基本原因，我们在指导孩子们自我管理方面的成绩之所以十分微小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还有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就是教师集体同家庭及校外辅导员之间相互支持的问题（从进行改革的观点看这一问题尤为重要）。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不论哪个学校都不可能替代孩子的家庭，不论哪个家庭也不可能替代学校。校外辅导员所在的生产队集体就应该为孩子们办学校和家庭都不能办的事。那末，这种对当代青少年施加的三位一体的影响将由谁来整合呢？

显然，问题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如何在对儿童开展工作时摒弃刻板模式和大轰大嗡？怎样明智地组织好他们的生活——使儿童的生活变得光明磊落、富有创造性、和令人神